

壇經摸象概論（十一）

沈善增

說「突然」，因為那晚雖然是週末，但他的讀高中住校的兒子，由於教師節有關的活動，至十點半才到家。進門看見燈開著，電視機也開著，他坐在電視機對面的沙發上，好像閉目睡著了。他看著電視機睡著是常有的事，但那天不同的是，他右手曲起，食指和中指間夾著一截香煙，有煙灰掉落在褲子上。兒子上前一觸摸，人已經冷了。據事後綜合一些細節來推算，他離世時間大概在晚上七時到八時之間。從這樣的姿勢、表情來看，他連一秒鐘的痛苦都沒有。如果有一秒鐘的難受，姿勢、表情就不會這樣。有些急性心律衰竭、心血管痙攣，症狀與其相似，有的晚上睡去不再醒來，有些一下子昏迷過去，但其實還是有痛苦的。哪怕痛苦短到一秒，還是會在身姿和表情上反映出來。像心豪那樣，保持手持香煙安詳逝世，應該是佛教所說的「坐脫立亡」。

我和陳心豪是一九八〇年認識的，他屬兔，比我小整一歲。上世紀九十年代初，我給他授功，他一直堅持練功不懈。後來我與他見面不多，但每見一次，他都要

說練功對他從事電視劇創作這種高強度的腦力與體力勞動，出高質量的產品有很大幫助。從壽命說，他太短了，從生死過渡的方式說，他太值得人仰慕。他能坐脫立亡，不僅是練功的關係。據追思會上他的同事、朋友與鄰居介紹，他平時生活十分節儉，清心寡欲，死後要為他換一身衣服，打開衣櫥遍找，竟難找一件像樣的可作壽衣。而他在死前不久，主動到居委會去，要她們代為聯繫一個貧困學生，他要長期予以資助。儘管他的「善逝」與佛教說的「預知時至」「灰身滅智」「虹化飛升」「轉世奪舍」等神通奇跡尚有距離，但就發生在我們身邊，就發生在我們眼前，對我們的觀念衝擊更大，對成見的顛覆更烈。至少讓我們知道，佛教、道教求的是本質意義上的長生、了生死，對現世來說，就是「盡形壽」，就是健康快樂地活每一分鐘、每一秒鐘。而且，不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，而是把自己的快樂融在大眾的快樂之中，以大眾的快樂為自己的快樂。與人同樂，其樂無窮。與人同生，其壽無窮。

「了生死」是佛教的根本宗旨。成佛就是徹底了生死，度衆生就是讓衆生了生死，直指人心就是了生死的最簡明的辦法，開悟的最有說服力的成果就是「善逝」，善逝是了生死的自然結果。

當然，善逝，也不過是大修行人給世人顯的一個相，雖然是「淨法」，畢竟是「幻有」。如果執著此相，或者從此相上妄議修行者層次的高低，或者去追求什麼「灰身滅智」「虹化」「奪舍」，都可能捨本求末，刻舟求劍，落入另一種著相。就像隱峰禪師之妹所說：「老兄，疇昔不循法律，死更熒惑於人？」

因此，佛教強調「隨說隨掃」，「無法相亦無非法相」，「知我說法，如筏喻者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」。說了一大篇《壇經摸象概論》，最後打掃一下，終歸還是《金剛經》中兩句偈：實無有法，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修一切善法，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善哉！善哉！

南無佛！

南無法！

南無僧！

南無東土初祖達磨大師！

南無六祖惠能大師！

（全文完）

世界最早觀世音造像上海亮相

八月五日在上海博物館隆重舉行的「古印度文明：輝煌的神廟藝術」展，是由上海博物館和大英博物館、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聯合舉辦，此次展覽備受世人矚目。

展覽分為佛教、印度教和耆那教三個部分，集中展示西元二世紀到廿世紀初，代表古印度宗教藝術，尤其是雕刻最高水準的石雕、建築、繪畫和銅像等文物，分為佛教、印度教和耆那教三個部分，展出的二〇六件文物中有十八件來自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，其餘八十八件均來自大英博物館。

在一〇六件展覽精品中，有一件西元二—三世紀所製作的觀世音菩薩坐像最引人注目，此座觀世音造像乃是目前已知存世中最早的一座，出土於巴基斯坦西北邊境省。觀世音菩薩盤腿坐於蓮花之上，左手執蓮，右手缺失，面前還有許多參拜的僧人。此件由灰片岩雕成的觀音坐像高五四釐米，在展館現場的燈光照射下泛著柔潤的光澤。

此次展覽還展出了難得一見的珍品即印度南部最早的佛足印石板，出土於安德拉邦阿摩羅婆提遺址。其間觀眾還可看到印度教中象首人身的神祇伽膩什、《西遊記》中孫悟空的原型——猴王哈奴曼的造像等，感受古印度宗教藝術的無限魅力。